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

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

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

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

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疏注牛山至之

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復壁中所

注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

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

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

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山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

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

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

息之義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德長也息

與飽通劉彖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即消長也毛詩言

濯濯者二大雅靈臺篇鹿鹿濯濯傳云濯濯娛遊也崑崙篇

鈞膺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是洗澌澌澌之名物經澌濯

則垢汗悉去故光明為濯濯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

去不異洗濯者然故趙氏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

以濯濯為無草木之貌也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

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注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

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

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疏注存在至遠

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即在也良之義為善良心即善

心善心即仁義之心故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

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且且猶旦朝朝亦即

日日也且且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

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長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
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之義爲生長所息指
生長此心之仁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故趙氏以思欲明之
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尙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
尙轉而及心雖爲不義而思欲尙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
即仁義之心所生長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後其平
旦之氣好惡尙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
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
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日則日遠於人仍
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
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且
日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
遽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
歇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豈希言
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牴牾之矣牴之
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皇清經解 卷三 皇元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注旦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牴牾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

息也牴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
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疏注旦晝至

義日說文日部云旦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宣公八年
穀梁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云旦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
紀旦日合戰注云旦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
也明日出見紛華所悅而所息者平旦亡矣音義云丁云牴
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極牴之刑其身
此牴從木書業誓今惟淫舍牴牛馬鄭氏注云牴極牴之牴
有極牴之牴通作牴故牴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攬我心傳
是極亂之則是以亂釋牴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攬我心傳
云攬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牴德行
是牴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牴羽羣注云牴諸
家並古酷反案字書牴從手卽古文攬字調攬也牴特氏
同趙氏讀牴爲攬故訓爲亂丁氏以爲極牴非其義也何氏
掉讀書記云有牴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爲又謂才有所
生息又牴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卽反復息而牴牾而又息息
則又牴其始息多於牴久則牴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
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

牾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遠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德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而大誠此小人以不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旦且夜之積之反覆卽漸積之謂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向與人近是時早辨尙不至於牾亡此聖人設教所以耻之以仁畏之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注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

居也獨心爲若是也疏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誠也故以誠擇苟人之自治必以問學聖人治人則以禮樂皆以法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趨

皇清經解 卷五 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氏深能發孟子之指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卽放放卽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擇二千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惟猶獨鄉大於里而皆爲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惟猶獨也近讀鄉爲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亦謂聖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詁聖門釋非經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于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疏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

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
爲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
或與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注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
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
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疏注種易至生也○正義
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
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人精明後浸
稻種既發芽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
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豎忌傳云罕希也
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芽即萌芽也今夫奕之爲
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注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

日不有博奕者乎數枝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疏

注奕博至

皇清經解 卷三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博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
之箇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箇裏或謂之箇毒或謂之
死事或謂之圍璇或謂之碁所以投箇謂之枰或謂之廣平
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碁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
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證云箇博古通用說文云箇局戲
也六箸十二碁也古者烏冑作箇箇碁也局博所以行碁
奕圍棋也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卽六博也今
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菹蔽象碁有六箇也今
逸注云菹玉也蔽箇也投六箸行六碁故謂之六
箇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
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廣雅
博箸謂之箇廣雅疏證也廣平枰也曲道枰也圍棋奕也皆本
王以松栢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
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局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
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櫛采以
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碁某行到處卽豎之名爲曉碁卽入
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
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
爲博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碁局謂之奕宋氏翔鳳訓纂

云說文奕圍碁也廣雅釋言圍碁奕也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碁之變由不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碁局取譽爲局戲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法與圍碁異按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卽今之雙陸奕爲圍碁今仍此名按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碁以其同行於秤皆謂之碁史記曰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九章算術句股器用節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著今雙陸碁俗謂之鋌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著之名今雙陸秤上亦有水門其法道古今有不同如奕古旨云夫博懸於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施設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者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服無所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有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圍碁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

皇清經解

卷三 重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尙技而賤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者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卽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祿志云一百萬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桀之間方罫之足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志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卽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卽解不致志不能卽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奕秋通國之善奕

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注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

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疏思後引繳而射之手部云接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繫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綸縷系矰矢而以雉射也矢部云矰雉射矢也佳部云雉者繫射飛鳥也詩鄴風女曰雞鳴箋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繳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說文糸部又云縶鈞魚繫也然則繫爲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繫弓弋鳥亦可用以繫竿鈞魚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孟子爲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爲與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爲是謂其智弗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注有人至奕秋○正義曰古之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云奕思之徵秋儲無以競者注云孟子曰奕秋思正是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精思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亦善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鴻鵠在上杆弓轉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此文殘闕當卽孟子此文之意俱學者俱習也智卽性之神明也弗若習相遠也非然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

皇清經解卷三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章指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

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疏詩云至謂也○正義

日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賴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爲文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澤利殷民與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也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輔翼文王則身必已章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爲大雅文王篇第二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士則宰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疏注

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秋官甸氏掌攻墊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注云墊獸熊羆之屬賈氏疏云謂熊羆之皮及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糞久將有外救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膾熊蹯不熟宣公六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

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

不辟也如使入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

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注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

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

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疏注莫甚至為耳○正義曰趙氏謂人

也不知好義乃苟求得生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好義之人

不義之人也不知惡不義乃苟於辟患是指喪失其良心者

皇清經解 卷三 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而言於下由是云云不貫近時通解則以此為反言以決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為下人皆有之張本欲生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甚於生於死之惟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以欲無有甚於生則何以不為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亨也使無義可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為是此時所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為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言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為苟得患有所不辟為食生亡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

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

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

有不為不為苟惡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

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疏由

耳○正義曰趙氏以由是以下為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是故

二字相呼吸○注不為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為

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嗥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

可以生不得則死嗥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道中

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踖也以足踐踖與之乞人不

絮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疏注嗥爾至貌也○正義曰

忽切叱也啐七內切呼也呼與嗥通文公元年左傳江芊怒

日呼役夫注云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

發聲為呼則呼是怒聲文選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含頡篇云

咄啐也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叱也說文曰部

叱訶也叱叱怒也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嗥之訓為號趙氏

為怒也或以嗥為召呼乃行道之人招之使食未見其必不

肯受下云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正用呼役夫之意也道中即

皇清經解 卷五 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路中○注蹠踖至絮之○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蹴蹠也蹠蹠

也蹠蹠也蹠蹠也蹠蹠蹠蹠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

汗而不絮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萬鍾則不辯禮義

屑潔也潔與絮同不屑是不以為潔也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

者得我魚注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

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

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疏

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嗥爾蹴爾無禮者也不受不絮貴

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
可受此宜辨別者也不辨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
本作變云於義當為辯辯別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周易坤釋
文由辯苟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鍾
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五釜十字鍾
考工記桌氏量之以為甬鐘即釜是鍾為量器也釜為六斗
四升鍾為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南子修務訓螟螣然日加
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日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
六年左傳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

供釋奉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日供給謂蓄妻妾則給以養之奉卽祿食也詩大雅瞻卬篇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郟注云適郟越王太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卽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爲思德而親悅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我也近時通解如是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注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尙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皇清經解

卷三 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疏注可哀憫

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闕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

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疏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

舍則亡賢者能勿喪蓋所以放之失之舍之喪之者由於不能操之所以不能求之也何以操之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卽

中庸所云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

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

使奕秋論二人奕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

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罪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温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卽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

詳矣疏由路至詳矣○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惜通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如有能信之

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

疾病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疏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詳見滕文公篇下楚辭招魂云敬而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爲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病或雖不疾痛而以不信妨事尚須慮之而又爲指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

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注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疏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通達注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克

焦孝廉孟子正義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

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

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

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

思之甚也疏注拱合至名也○正義曰尙書序云伊陟相大成

注成堯有祥桑穀其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搯之曰拱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共與拱通借三十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

載此事高誘注亦云齒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椹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椹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椹栗椅漆爲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棠桐木注云卽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卽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

達者也

疏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按勘記云孔本韓本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

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

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疏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

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

則養之渾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

也疏之膚爲肌內屬身言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

皇清經解

卷三皇元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取之而已矣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疏注考知正

養日考與攷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攷而誅賞注云考謂

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

身爲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爲大人不善則爲

小人欲知其爲大人小人則不必攷校稽察於他事卽其所

養在何體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

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

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

賤者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疏注養小至大

趙氏俗溫故錄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

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

以下十八字於上文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棘棘則爲

賤場師焉注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

木名棘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

場師也疏

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場圃

每場下上二入掌園之場圃而樹之屬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

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為墾季秋除圃中為之詩云九月築場

圃十月納禾稼場為納禾稼而築故云墾也注云九月築場

之地園圃也蓋場師即場人場人種師猶工師醫師漁師之

屬爾雅釋木槲栲與桐榮木別栢山槲與梓別蓋栲雖與

桐異而為一類故栲亦稱栲桐梓雖與槲異考段氏王注說文

槲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栲亦槲也槲亦梓也槐當為栲栲細葉

者為槲又大而散楸小而散槲郭云老乃皮粗散為楸小而

皮粗散為槲又栢山槲郭云今之山槲遵羊棗注引孟子養

其槲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槲棗毛傳云棘

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槲棘小棘此是槲

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為不通說文解字注云

釋木曰槲棗棗孟子曰舍其槲櫨養其槲棗趙曰槲棗小棗

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王篇唐曰槲棗小棗

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槲棘非是槲之言副貳也為棗之

副貳故曰槲棗本草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

聚四肢酸疼溫瘧煩心不得眠諸家者云似棗而味酸核齊

皇清經解

卷三皇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槲棗藝人類聚引孟子

作養其槲棗則槲棘宜作槲棗是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

雅槲酸棗不聞槲棘為小棗栲櫨二物則槲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

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治疾

之人也疏注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

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

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

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疆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喪失喪

敗害四字轉注失即害也趙氏讀狼疾為狼藉而以亂釋之

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籍籍如此注云籍籍猶紛紛也呂氏春

秋慎大篇高誘注云紛紛淆亂也楚辭憂若紛紛也錯之昏

受王逸注云紛紛悞亂也狼藉猶紛紛也籍之昏

積籍指棄於地凡饒多則籍錯錯為亂而饒多亦為豐盛故

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籍之甚史記

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籍甚盛盛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

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
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曰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注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為其養

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

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為懷道德者也

疏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適往也國策秦

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為之義讀如趙則為音但

為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

為肥長尺寸之膚邪直以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

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為耻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

往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為尺寸之膚為仁義而飲食則亦豈

但為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辵音聲適音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元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

思義飲食思禮也疏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

思禮同晏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

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

有大有小何也疏注鈞同也○正義曰僖公五年左傳均服

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徧也同為平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

徧之義鈞為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

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

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
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

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
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

〔疏〕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
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
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
微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微知
欲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
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
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
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雖欲
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
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
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
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
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
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六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

皇清經解

卷五 五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丙

列也荀子天論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
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卽此天官五官卽此耳目鼻口形
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微之無說對言是不列五
官也揚倅以耳目益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
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思
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
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君君也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
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曾子天員云陽之精氣爲
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
以其各有所施爲事洪範敬用五事是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
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
交於耳目之視聽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
於利慾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事
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
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
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爲受盛之府肝合膽爲清淨之
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
連肺故將兩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瀆出焉屬膀胱是孤之
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鼻口與五藏
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

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此者比
 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周氏元按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
 我者廖本闕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
 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
 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
 乃未詳孰是趙注旣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
 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
 此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此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羊傳注
 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此此乃天所與人情性
 廖本闕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此方是
 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
 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卽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
 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徐鍇曰比皆也
 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此從自徐鍇曰比皆也
 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
 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
 以比方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彼爲此改趙
 注比方爲此乃尤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方指心小者指
 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方指性善小者指
 情慾情慾卽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
 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

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
 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聽視而空
 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
 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旨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卽解立字非
 謂天以善性與人是立不待操存自能全也善通天地之全
 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
 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
 交冲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
 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入以入
 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
 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
 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
 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
 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受
 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也者幾希雖夫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冲虛自然
 己而強蔽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尙無欲
 君子尙無蔽尙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秉中正欲
 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焉以求靜云欲之剪抑竄絕君子不取
 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靜而欲之剪抑竄絕君子不取
 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

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岐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之謂無惡於志此之謂慎獨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

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

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疏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

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注棄善忘德終必

皇清經解

卷三 頁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亡之

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

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

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

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且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

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

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也疏注凡入至賤之

之訓爲善毛韓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

羊傳章氏注國語高氏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張氏廣

雅司馬氏注莊子菜氏傳尚書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晁注周
指仁義廣譽則亦當訓爲善謂貴之善者也此良貴趙氏明
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

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為元首此善於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卽周禮所云上醫者曰此醫之善者亦卽醫之首也山海經西山經瑤琨之王為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卽善之長善之長卽善之甚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為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所自有此是解人有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枝富貴之貴所以為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儒者誤以良為自有之訓遂造為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故吳子南詩云旣醉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旣醉之篇言飽德者

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

者也文繡繡衣服也疏注詩大至服也○正義曰引詩在大雅旣醉篇第一章素問生氣通天論

皇清經解 卷五 皇元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云高粱之變王水注云高膏也高粱也又腹中論云夫子致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注云高膏粱米也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云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此與素問義合富貴之人不徒食精米必兼以肥故左傳曹劌云肉食者鄙肉卽膏食卽粱也禮記喪大記云不辟粱肉肉卽指膏也說文肉部云膏粱米而言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注膏粱細梁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藪膏稻膏黍膏稷郭注謂味滑如膏者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二物謹按禮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恒注云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氏正義云尙書咎繇謨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川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辰山龍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乃趙氏云文繡繡衣服也亦不分文以二劉熙釋名釋文語云衣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采以成詞詁如文繡然也又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是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繡韻工人分臬陶畫繪謂繡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臬陶畫繪謂繡二事古者二事未也繡謂畫也今臬陶謨作粉米許見壁中古文作粉絲指

部云粉畫粉也此云紵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尚書說也
孫氏星行五服五章今文論云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
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瑋火赤也說文繪沃黑色繪女黑色義
皆爲黑會繡此四色於元衣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
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衣華蟲作繪宗彝瑋火山龍諸侯
作繪宗彝瑋火山龍子衣服其衣宗彝瑋火山龍大夫瑋火山龍諸士
山龍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
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下士亦服袞龍之證爾時浴古制也士
龍亦在元衣故禮器字解云以山龍華蟲爲袞袞也廣
雅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
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獨得華蟲大戴禮五帝德稱
帝皆服黃黼黻衣言天子備五色得獨得服黃說文黼黼稱三
字皆從芾芾卽刺繡黼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
文黻爲畫粉紵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黼黼紵
黻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
蟲黃宗彝白瑋火赤而成五色云華從糸系基也者言繡文
如彝器之博基交而交白色云瑋玉飾如水藻史記夏本紀以文
如冠玉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
繡二字釋山龍至繡繡經文亦書也大戴禮稱黃帝黼黻
衣大帶黼裳孟子稱舜被袞衣趙氏注袞畫也被畫衣黼黻
繡繡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賜舜絲衣與琴以袞衣爲繡衣者

皇清經解 卷三 皇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刺繡於繡說文以袞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
袞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
曰純言其畫采有華蟲則曰黃刺繡之事以統葛之精細者
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
經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而備也五章空繡也故月令云命
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於山龍等五章空繡之處復分畫
其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黼視其文如聚米也荀
子正論篇論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
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
衣裳俱用之重襲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
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
加山龍以下五等義別鄭注易而布色稱爲繡黃用粉米
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而繫云繡爲白黑相次黻爲黑青相
次繡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
采之名也江氏聲尚書細米也蓋繡必先畫卽粉畫粉也衛
宏說采部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疏繡必先畫卽粉畫粉也衛
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粉絲但粉絲實爲一章
若用畫粉爲解似分粉絲爲二故不別解粉義而合爲粉絲
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獨於絲言粉者舉一以見例也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

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

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

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注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

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

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疏注為仁至仁

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輿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

仁也儀禮士昏禮記云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廣雅釋詁云

兼同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即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

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即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讀為

注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

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

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

必無仁蓋既自以為仁不勝不仁則為仁之心沮而為不仁

皇清經解

卷三 五克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

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

不勝進而為勝

何至於亡乎

章指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

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也疏無益於賢也○正義曰

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

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

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

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

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為有

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為有

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

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者此尤甚與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黃稗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矣注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黃稗之草

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疏注熟成至是也○正義曰呂

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

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卽此
羿帝嘗射官爲諸侯自鉏遷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羿與
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
爽弩虞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
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旣張
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
非謂用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
大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
於的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張弩
向的所謂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注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

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疏

注規所以爲圓也○正義曰孔本無也字○

注誨教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誨曉教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

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九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九終

嘉應生員邱狝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

廬連問二者何爲重疏

注任國至爲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爲

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在城廢縣是去古鄒城

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城廢縣幸我無宿問

連不誠有子之風哉翟氏顯書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

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者書言彭

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

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與曰禮重注答曰

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

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疏以禮食

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故食禮主人

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

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

禮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章昭注云禮食

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

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

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階階上

示親饌又大羹着又不和實于鉶宰右執鉶左執蓋由門入升

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公設之又賓升席坐取俎登于醬清

公設之于清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俎登于醬清

搗于醴上豆之閒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俎卽稻祭于醬清

閒此卽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曰周氏柄

中辨正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士庶皆行之天子亦親迎之說

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

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卽此可以通彼者

命之禮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

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不然諸侯雖無父

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

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屋廬子不能對
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注於音烏歎辭
也何有爲不可答也疏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鳥
故以爲烏呼於象古文烏省於卽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
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卽鳥
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爲美爲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卽鳥
有言不難也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喬瑾云何有
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
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
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
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
謂未能揣本齊未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卽可答此歎其不可答
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何而以爲歎辭也 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
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注孟子言夫物

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
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
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

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
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疏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

年左傳云揣高卑杜預用方言解之度與量爲揣昭公三十二
度也說文立部云踔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踔木擘末等
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踔木擘末韋昭注云踔等也
者齊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揣蓋踔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揣下云一曰度也
孟子正當從木作揣韻書謂稱量曰故玆丁兼丁拈反卽踔
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
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銳嶺
者釋名岑嶺也嶺漸然也岑嶺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忌篇
齊攻魯求岑鼎韓非子說林篇作謾鼎謾與岑皆言其高也

說文殿窰也又云崑山巖也讀若吟儻三十三年穀梁傳云
必於穀之巖陞之下楚辭招隱士歛岑確磯兮上音梁下音
吟又云狀貌窰窰兮岷岷張衡思元賦云冠岳其映益兮音
言之則曰岑窰說文山之岑窰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窰參
差史記作岑巖揚雄傳玉石岑窰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岑古
文岑字張衡南都賦幽谷磬岑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
嵬岑高聳字異而義同釋邱培墳冢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間
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瑜或謂之塚或謂之墳或謂之壙
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壙大者謂之邱培亦高貌也風
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仰者名之
爲部義並與培同壙亦高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
壙同方言注云培壙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壙喻聲之轉
西廡小山謂之瑜妻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積方
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累積譬如岑樓高一丈則
累積此木百餘節高過於一丈矣方寸之木本不能高於岑
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
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
注一帶鈞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晏子春秋
曰大帶重半鈞烏屨屨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
則帶鈞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也至重也○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義曰阮氏元按勘記云翅辭也者翅是語辭卽不啻也說文
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奚翅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
字訓但誤矣注云若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
不字遂不可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疵病不翅也翅
同啻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新
語云王文本度弟阿至惡乃不翅晉宋閒人尙作此語古書或
言不啻或言奚啻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翅其聞之也辭注
云奚何其重也今刻往應之曰紗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本作何其不重也誤往應之曰紗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
不紗則不得食則將紗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
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注敘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紗

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疏注紗戾
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遜云紗盤也紗玉篇音火典
切引戾也方言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
紗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紗而青鄭眾注云紗讀如紗
轉之紗釋文紗劉徒展反許慎尙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
告子篇紗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紗戾也音義紗張音
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紗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

掩抱了戾也珍讀與左傳感而能眇者同釋訓云軫輓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蓋弼戾也蓋與戾通音義云樓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樓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即婁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野兮注云曳引也樓之爲牽卽婁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樓聚也郭璞注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說文手部云樓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樓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樓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以見曳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無賦云求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文也莊周云藐始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善曰司馬兵法日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

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樓紆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君之弟

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疏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氏土奇春秋說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魘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國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人不言滅者以此間氏若疎釋地續云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郟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郟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魯郟四國則郟係重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却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介弟觀其言願曰郟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廢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曹君之弟與趙氏孟子引申而趙岐注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

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
得非經祗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
年鄭帥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此宋人入曹是也
史託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
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
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曾辨
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
假館鄒者魯縣鄒即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為顛項之後則曹
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曰鄒君之弟職
國禮衰不分宗別氏弗得以其假館君故兄弟同姓未可
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已為宋所滅曹交非
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為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
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
而又為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不必定
為同宗至以交為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復視弟
曰叟後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復視弟
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詳即其言鄒君
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為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
之一堂始為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辭自偽疏好逞臆於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注外遂以曹交赦誨之矣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脩教
論則既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注交

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疏
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天將
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湯主地法夏而至舜形體大而上員首
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姁氏至
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斯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
錫姓為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
祖錫姓姁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
所云長專也文王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曹交舉而言
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
乳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
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

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人言我

注孟

力不能勝一小雞則謂之無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

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雞不舉豈患不能

勝哉但不為之耳疏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

是也何有為不可答則是以何有為無有亦何有趙氏解答

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

字指文王湯之能為堯舜謂不難於湯文之為堯舜也。注

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雞。正義曰音義出匹雞反匹張如

訓稱訓小無文今按方言云小也音節蓋與正字相似後人

傳為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心少也物多則大小

則小故方言云小小也廣韻破心小也我方言注作撥截孟子

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雞趙岐注云言我方言注不能勝是一小雞

孫奭音義謂心與正字相似後人傳為誤耳按孫說是也玉

篇鶴小雞也鶴與心通小雞謂之鶴猶小蟬謂之蠶爾雅蠶

茅胡注云江東呼為茅蠶似蟬而小說文蠶束髮少小也張

衡西京賦云朱鬢鬢鬢小鶴鬢鬢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

言謂小雞為雀子雀鶴一聲之轉廣韻叱姊列切嗚叱叱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叱叱猶嗚嗚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注

字說者以匹為鴛鴦文云匹依注作鴛首木玉篇集韻有鴛

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雞即鴛鴦雞乃鄭云說者謂匹為鴛者

白虎通瑞鷩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鴛也鄭所云說者指

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贊庶人執鴛用以相準故白

虎通以匹為鴛匹之訓為偶為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

云匹者謂鴛謂兩鴛也非匹有鴛訓鄭云說者以匹為鴛即

與匹謂鴛同義訓語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

氏讀匹雞如字亦義為偶為雙方不能勝一雙雞則是兩雞

說文佳部云雞雛子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雞嘗黍

惟南時則訓注云雞新雞也然則雞為雛之名禮單云匹故

擬之為鴛此已連稱匹雞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為鴛也學者

以匹為鴛轉忘乎雞為雛矣。注烏獲至為之耳。正義曰

官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韓戲力士任鄒烏獲孟說皆至大

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

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韋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

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

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揚子雲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胸中

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

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此烏獲之任也人亦能移舉千鈞則是舉烏獲之任能舉烏獲之任卽爲烏獲此亦爲之謂與上爲無力人爲有力人卽爲字同上下兩爲烏獲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卽稱謂之爲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強學故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雞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日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雞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爲堯舜第如舉一匹雞人人不患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烏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漫致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不問人皆可以爲烏獲也不勝原卽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卽是以不能勝匹雞爲患以不能舉烏獲之任爲患則拔山超海語人曰我不能也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雞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旬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剛五經秘書徵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能爲一匹雞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竊謂此卽本孟子牧童卽力不能勝匹雞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卽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爲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雞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真爲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日二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可舉堯舜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雞如何可以一義也姚因遂譏孟子爲妄說不知不勝匹雞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實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彼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雞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雞然由其頽廢之習則必終爲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眾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過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遂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則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誦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雞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縝密學者粗心讀

之未免以辭害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

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

疏注長者至為也。正義曰國語

廣雅釋詁同是長者卽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踴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云。前單于慕化鄉善。解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爲悌。阮氏元校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閻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率一匹。雖也。疾行不能勝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

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

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誦說非

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

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注交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

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注孟子言堯舜

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

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疏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史記平津

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較然皆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觸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病卽苦也。呂氏春秋辨士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徐猶多也。卽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

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疏蓋詩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

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歇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翱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

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爲道在於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故謂之小人疏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以

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

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絳衣緹賓尸也高子公孫

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

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

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則高子與云韓詩外傳又稱高

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

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温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

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

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吳人徐聲言子夏授高行子是

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

得聞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

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

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

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後明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

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

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李解以御于家邦之

御爲亨與毛異趣以鷓鴣詩爲刺泚君並違尚書孫氏音義

間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詩云父虐之足深較大小適足以

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

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

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所作也吉甫乃周上卿也

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惡

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

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持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

奇於野伯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椽特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

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末章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注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固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疏注固陋至甚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見曰陋所見寡少不能通達故又云不達詩人之意不達正是固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為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皇孝廉孟子正義

為高父音義出為詩云丁云為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為猶學也為本訓治學之即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彎文孤之言牙也說文引滿弓有所鄉也字亦作杆呂氏春秋壘塞篇杆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持引也古聲並與孤同彎亦孤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漢書作彎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買弓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不可射也受也廣雅釋詁云親相近也說文戚為斧鉞之名與儀通故為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訐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不可然也趙氏特引此句以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人不得以為宜白之詩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益以宜白非仁人不得比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掖餘說云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為有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為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白為小人并其詩而斥為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為小人也蓋宜

白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白不怨而其傳道之以怨明
示以親親之道而竦勸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爲小人
哉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一語可斷其爲幽
王太子宜白之詩蓋太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
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
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
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踰踰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怒
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
有曰凱風何以不怨注詩抑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

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疏

注詩抑至不怨○正義曰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

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
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
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注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小也小弁日行有死人尙或瑾之而曾不問己知親之過大
也愈益也過己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
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
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

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己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疏

注凱風至

不孝也○正義曰趙氏說小弁既不用詩序而以爲父虐伯
奇虐謂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
心不悅視虐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蓋亦不
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書勝言云先仲
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子向取其說以說國
風既譏孟子則九與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說合
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則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
過不小矣此卽趙氏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冕說之
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
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
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執大焉孟子之言安與孟
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大冲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

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成志成母字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
 言母遂不嫁為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
 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
 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
 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探風者親觀其事
 序詩者中美其事遂不為聖人所刪序易可非也蓋七子之
 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豈周氏柄中辨正云從
 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為親之過小豈小其
 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
 為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
 呼天怨懟則己心未盡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
 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
 猶云微著母不安室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
 而可以感消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膜視魂氏以激釋磯蓋
 即讀磯為激也不可磯即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
 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為激而釋之為感故云孝子感激
 輒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激而遂怨是不可
 磯此激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
 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

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檣所以杙斗斛也杙
 平也易月幾望荀爽作月既望周禮夫人幾珥注云幾讀為
 勺從既從氣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杙摩也摩之即
 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杙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
 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懟與不可杙之義亦相近或磯即安其
 母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磯也廣雅釋水云磯積
 也積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
 而附合於磯之為積故有此解趙氏明無之也爾雅釋詁云
 也蓋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
 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均宜繩綿愷惻相感以情而不可
 相持以理宜相化以誠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
 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
 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
 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
 為小人之竟不知豔妻已煽談笑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
 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執最
 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凱風為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
 不難平心婉議誠有未便惟宜直明曉之君樂棘心之養消
 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
 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為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為

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為經師者也殤之五十而蔡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卽不嫁父頑母鬻舜自責以父養之而瞽瞍卽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以證小弁之怨也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疏生之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

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見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胖合也見弟一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父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而乞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愛思相感生則相歎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經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注宋經宋人名經

皇清經解 卷五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主

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疏注

經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鉞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臨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亂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楊倞注云宋鉞宋人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時孟子作宋經經與鉞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讎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者已以生者也經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閻氏若據釋地續云齊宜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經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

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
但○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輕爲宋人而張氏宗秦孟子諸
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
方強盛秦尙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其
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
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
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
軍屈匄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
韓魏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事於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
宋而自宋至薛固與宋輕遇於石邱

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
將有所遇焉注輕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疏構

○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
離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
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
與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卽交兵也說文毒部云萑
椽桐亦以交於椽棟得名由萑之交取義也曰朝也請無問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

焦孝廉孟子正義

古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注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

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疏願聞其指○正義曰指

云無節不聽注云有旨有其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

旨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

言其不利也注輕曰我將爲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曰先生

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

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

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注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
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尙
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疏注則舉國至仁義○

正義曰大戴記保傳

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卽接給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尙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爲忘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疏俗化至名也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疏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

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姓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

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鄒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閻旣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閻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地日由鄒之任見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他日由鄒之任見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注連屋廬子名

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

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

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疏注俱答二人正義曰趙

幣交之禮但答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

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卽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旣

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日非也書曰亨多儀儀不及物日不亨惟不

役志于亨爲其不成亨也注孟子日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

不見尙書洛誥篇日亨多儀言亨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

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日不成亨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

見也疏注尙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旣相宅周公

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卜識其有不享亨多儀儀不及物

惟日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日不享鄭氏注云朝聘之

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

旣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篚云享獻也言當識

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謂物爲事不

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

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亨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有闕卽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禮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卽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足解不及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卽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集孝廉孟子正義

共

交幣卽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指爲切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

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注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間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

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禮爲其

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疏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

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聞義則服用弟子職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

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疏亢答不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

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

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卽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注淳于姓髡名

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

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

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疏注齊大至中

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

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

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

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

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

孟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中卿而言但未嘗有

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容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

芒卯爲魏司徒居申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

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越世家惠文王

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疏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翟氏顯考異以明應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大

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類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性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語云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簿之外不趨孟子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也趨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履爲所趨也

矣何必同注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

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注髡曰魯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

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疏注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

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者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洩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即因孟子而演焉者於盧氏文招羣書拾補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云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感滋甚趙氏以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曰虞不用百里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

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絲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絲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疏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注王豹至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埙簫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合樂曰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楊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謳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紀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齊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日眾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謳楚歌曰謳淫歌曰詠若楚辭吳歛蔡詭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謹按區有眾義說文區久品在匚中品眾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東氏四豆爲區皆取積眾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謂是眾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眾聲而爲謳故云謳和楊阿謂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其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維洶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厥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惟孝廉孟子正義

辛

為逆河入於渤海載之高地即鄭東也溝洫志王橫曰禹之
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
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
云今行上策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之東害亭故河使
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即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
西薄太山即橫所謂隨西山下此即鄭東大河故道由黎陽
淇水行故淇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
淇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若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
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衛是齊在河
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河而西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
河徙東行衛地不在北河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
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謂禹貢錐指云
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
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
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迤其西河水逕君居河淇
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
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右故其地為齊右
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梅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
蓋即高唐揖封蓋即縣駒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
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謔唐劉良注齊娥齊后

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
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謳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
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
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城為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
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而齊右言其相化者撰若
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惜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
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
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莒子中而棄之何以
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
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
敝廬在下妻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即檀弓亦載此
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即華旋杞梁即
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
之言則周志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
同之梁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
妻之不哭也死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
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
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
苑善說篇孟嘗君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
哭隅為之崩城為之墮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
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石曰吾聞古之

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臨侯重伏楯伏炭
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
人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
哀之吾人曰子毋死與子同吾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故非
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
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吾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此與
孟子合目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言城爲之崩本
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從軍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
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
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
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
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曰孔子爲魯
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

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
去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

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不至賻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
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爲
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
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能知

君子之所爲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疏孔子爲魯司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

續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
侯闕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外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
命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
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孫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
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
國寇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若孔子雖與閻
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
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空司寇皆卿
名也魯爲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
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卽六卿矣侯國

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為大夫而非卿也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為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為司寇云或代孟孫為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寇兼官不不必別設孟孫既為司寇則不當又春秋傳臧孫紇為司寇夏父弗忌為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為司馬而向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六卿為之而分為三等一家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皆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為名故曰司徒司馬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為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為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為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為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謂魯孔邱命爾為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夫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即小卿也所謂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為五人其以此為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為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為五人是有小即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為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為司寇則加大夫別則此正由大夫而進為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為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氏仲為司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為司寇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孫叔者相也宣叔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脹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脹膳社稷宗廟之內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胙祭福內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燔與膳同說文作燔小雅廟火就內春燔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即膳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膳迫也薄核肉迫者物使燥也迫膳即近意膳炙謂近而炙之即傳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膳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草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禮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爲褻味乃祀門戶小神之微服往觀怠於政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丞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樂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尸魯適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諫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一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久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

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郊本魯之儻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膳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燔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前自以微罪行何也燔肉不至於大夫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爲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不已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眾人不知閻氏若矜釋地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易異乎蓋孔子爲魯可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蓋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不在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戴於道路閒尙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內縱在罪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爲徒去樂殺報燕王尙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

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已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膳肉不至遂行無乃大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議正愜孔子微罪之心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終

嘉應生員邱狷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四十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四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循 著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

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

也疏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

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與復中

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

章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方伯之

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

不張霸猶追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

邦之榮懷亦向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

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

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

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

皇清經解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一

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廢

言云孟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

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

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明遠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

之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語末霸中國此言

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章公齊桓晉文為五霸

則於桓公為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為未合矣闔氏若璩

釋地三續云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

杜元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有春秋之五伯趙臺閣注孟子

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為盛如嚴安所謂

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林欲去宋襄而進

勾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舒有志承矣仲舒云仲

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

言羞稱不然勾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

文秦穆宋襄楚莊為五伯本春秋說也殷三王至是也此文

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詩云也此文

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風俗通皇霸篇云禮

號諡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詩說有命天命此文王文受命有此武功儀刑

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文者孰謂謂王文也按易稱湯武革

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于牧之野惟十

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仇大商勝殷遇劉者
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
殷時向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謹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
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
言禹湯而專詳文王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
王不列武王故引詩明文王即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
武王蓋卽本尙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今之諸侯五霸之
通同閩監毛三本趙注作周文武非是

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謂當孟子之時諸

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

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巡狩述職皆以助人

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

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

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樓牽諸侯以伐

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疏注慶賞至地也

釋言云慶賀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

詩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賜也淮南子時則訓云

禮法賞高誘注云賞賜予賞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

禮注云賀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

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加地卽賀以地賀以

地卽慶以地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
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各山大澤不以其餘以爲附庸開田
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開田則
孟子所謂慶以地卽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
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克其有餘蓋原在王
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培克至讓之正義曰
毛詩大雅蕩篇曾是培克傳云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

正義云自伐解拊好勝解克定本拊作倍倍即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取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惡人即不良之人音義云拊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蓋謂深克賂民之人與人音義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云拊柅也史漢皆言拊視得鼎師古曰拊手把土也大雅曾是以拊克定本拊作倍孟子書亦作拊克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拊爲倍之假借字拊有聚斂也此謂同揆也方言有深取意則不同拊毛詩釋文云以深釋拊以能釋尅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拊訓深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仕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卽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卽爲就之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其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豫先王武備之臧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作移移者恐非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紜而治之日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龍也討糴也畫雜羽之文日討秦風傳云蒙討羽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言則討治者亂也治古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者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云詩猶除也故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譴諸侯之罪旣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牽撻諸侯以伐諸侯所子之命而以其命牽引諸侯蓋伐之卽專治之矣 五霸桓

公爲盛秦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籬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東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構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糶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

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疏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璩釋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畱郡外黃縣東有葵邱縣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齊孝廉孟子正義

四

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畱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畱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以爲陳畱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畱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心也翟氏繼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此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塗匡毋詭繹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善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臣國勞無專子祿土庶人毋專弄妻妾毋曲隱毋貯粟毋禁村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

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
 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諫也諸侯之臣
 及國事二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
 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
 召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
 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隈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
 為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無如孟子之大臣雖其文極參錯
 而事語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諫即諫不孝也云君有
 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壺問之即尊賢問才以彰有德
 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以彰及問
 病臣即無志賓旅也云為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
 子祿即無有封而無不告也較然若同文矣其曰旣行之又請
 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若同文矣其曰旣行之又請
 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之初命至五命相值謹按孟子之五命
 乃蔡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縛至負也
 ○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縛載
 書而不飲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葵邱之會諸侯束縛載
 載書不復飲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復與曰載非加也載書
 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為書
 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理之故左傳襄十
 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

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
 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
 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
 士莊子為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
 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
 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
 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遂臣示戒當用牲
 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若者也盟氏若陳釋地又續云襄九
 年晉士莊子為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
 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
 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
 以載為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飲血得之矣毛
 氏閻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為但加盟書也按
 趙氏解經之例每以盟字為訓說文車部云載乘也淮南子
 凡論訓云疆弱相乘高誘注云乘加也是載之訓為加趙氏
 墨加載二字即以加釋載猶墨乘縛二字即以縛釋束但加
 載書謂但加載此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訓加第是
 盟書則經稱束牲盟書為不辭趙氏加字為無涉於經文矣
 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為句謂經言盟
 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者謂其辭於
 策此解盟字則盟字即孟子此文之書字下云殺牲取血坎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堂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其性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此解載字書辭於策為盟
 卽為書加載於性上為載書卽為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
 載者正謂以性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
 梁傳同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閻氏未識趙氏愚字為訓之例
 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義而謂趙氏不以載為加失之甚矣
 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
 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
 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
 年會葵穀五年會曾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
 傳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
 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揚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
 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
 血耳八年泚會云泚血與鄭伯者故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
 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
 死牲此不歃血之事也○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
 本作得專誅不孝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
 則與經文誅不孝似相戾宜古閣本是也乃既云得專誅不孝
 又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固以歸
 罪於公而實毒也以歸罪實毒殺卽以不孝誅矣夫已立之
 世子將廢立之必以不孝為之異然則誅不孝無易樹子二
 事殊相抵牾益趙氏以誅不孝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謂子
 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為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
 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植立也載之外郊朝鮮湖
 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
 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誅不孝亦
 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是無擅易樹子則誅不孝
 卽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卽是不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
 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不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為互
 辭趙氏探其指一云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幹旋經
 文而彌縫其闕隙也且實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
 子也○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有養也章句
 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敬老至忽
 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周禮地官大
 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
 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窮者有四曰寡曰孤曰寡曰獨此
 命言敬老慈幼故趙氏連類言恤於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
 忘也○注仕為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尚
 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孔氏廣森補注云古者
 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爵有能者必官
 之無失人書秦陶諫云無曠庶官僚亦官也王肅注云不可
 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人則空虛其職論語八佾篇
 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
 事大而兼攝之則必空曠其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
 敢至禁也○正義曰管子兩言無曲隄然則防即隄也謂曲

設隄防以障邊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趙氏言間意設防禁則虛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注以禁之是爲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爲禁也然隄爲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障谷卽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傳之障谷解壅泉所以壅之者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川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以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鯨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注無以私至主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卽左傳云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公羊傳云焉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衛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告盟主此五霸之盛亦卽五霸所以爲二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目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衛杞陳皆亡滅而復封存亡繼絕卽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

皇清經解

卷五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之矣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卽朱方魚石吳以已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衛楚莊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防皆以專封言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加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喪則同盟皆用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贈有賻有芻春秋天子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二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

宜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

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

長張丈切丁又如字兩讀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長

澤之卵高誘注云長澤大澤此長如字也論大篇云萬夫之

修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也注云長言之引

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宜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徧布之

故以大釋長又以宜申明之距逆此惡命則不敢施行於外

趙氏益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

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

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調莊

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調鬼谷子權篇云詔先意承欲

者也調古詔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爲以不

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讐不爲

詔注云詔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

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諂媚申明之又以

導字申

明之

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

君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

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疏注慎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慎子於先非十二子篇云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闕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蒙是慎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不顧於慮不謀於知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於泆於物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以為道理史記孟子列傳云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干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即此二篇史但言其學黃老為法家者流不當使為將軍故趙氏不以為到而以其使為將軍則以為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就使主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魯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閻氏若據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敗南陽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陰則齊南陽屬齊不齊之地深補入魯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不齊之地深補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从國策所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為南陽即汝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爭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汝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

魯公莊公之末則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益汶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二年公會齊侯於贏者也又西南過牟鄭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齊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滅孫之地又有逕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鬲其西南則汝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為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為下讜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為郟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為平陸按左氏鄭譴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適而言之皆汝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汝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注滑釐而用之耳

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疏注滑釐慎子名不以慎子目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滑釐故不以為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

傳作館我釐楚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
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
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曰吾明
或以慎子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
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

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

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
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注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

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
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

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
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爲況戰鬪殺人以求廣

土地乎疏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
氏卽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

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
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
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

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
然則典籍卽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卽是法度之文典
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籍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丁部云

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言冊籍○注周公至損也○正
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
言云孟子天子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臆

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
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
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
以三分減一之地而踴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

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韋
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
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于百惟恐不足當
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
棟而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
少暉之墟曲阜封周公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
縣後益封奄隱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
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郟取訾糞文十年伐郟
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卽宣九年取根辛十年伐郟取繹成
六年取鄭襄十二年取郟二十一年郟庶以其漆閭邱來奔
昭元年伐莒取郟四年取卽五年莒卒夷以辛婁及防茲來
奔十年伐莒取郟三十一年郟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郟
取郟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郟陽哀十七年越使伯庸來言
郟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南本郟邑爲魯
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項鄆郟根辛魯所取也向
須句卽鄆則郟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隱五年公
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
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
觀魚處詢之士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
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郟莒杞鄆諸國地大
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助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
之邾而鄆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眾退保嶧山與莒

皇清經解

卷三 禹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士

爭郟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君子之事
南而越既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注言君子事君之法牽
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疏
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
部云牽引前也是引卽牽也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
明賤戰也疏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懷注云攜離
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正義勝爲上古本義作廟孔
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
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
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雷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而以貴謀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

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疏
注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君
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注爲惡君聚斂以富
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注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
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注說與上同由今之

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注今之道非善
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

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疏注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
是也道之訓亦爲行今之道猶云今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

節之韋昭注云由從也一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
詁云漸漬也謂漬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衝云更變而共笑
是變爲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 皇清經解

主

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
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
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
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

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
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疏俗移風非樂不化○
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

十一云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

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疏注白圭至稅一○正義曰史記貨
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

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若樂趨時若猛獸
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
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曰白圭卽此人

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
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
傅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
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

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
胥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二年縱在尙能爲國業隄防
治水害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
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
不知潛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考業
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
非子有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
圭與惠施析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
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
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
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誤以武侯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

國一人陶則可乎注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

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

也疏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夬部云貉北方貉豕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

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即在荒服也○注使一人

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旂注云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慎人日不可器不足用也

篤云陶於河濱高誘注云陶作瓦器注白圭日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日夫貉五

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養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

二十取一而足也疏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

播在黏者之後覆在黏者之前孟子云夫貉五穀不生惟黍

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糴之最疾者播

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菽黍之黏者所謂糴也後漢

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稌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

丸地宜青稌唐書北狄傳奚隸多稌矣即烏桓也烏桓地東

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
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
耕田之業雖於暑氣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
種黍稷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
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秣糲金

帛綿絮武帝時單于遣書欲取糶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卽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稌吾疑其地殆卽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百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以貉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貉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狽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稌奚採多陸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糜稌也稌糜也按說文以禾沉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醴酒及爲餽資醢粥之屬故蓋益實糜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稌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南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

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

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

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疏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

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無君子之道謂無

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卽指百官者司○

注堯舜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

而籍古者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

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

制度之費極薄何氏本孟子賦於公羊傳過什一與之相似若

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

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若十四

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

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

於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

者什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不胥賦小大多政猶

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尚書今作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疏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注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

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疏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丹巴越之赤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消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韃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小水之證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注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

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甚過矣疏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壑溝也讀若郝壑或從土是壑卽溝也害水猶云災水觸卽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洚猶逆之爲逢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卽是禹時之洪水再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疏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日本襄公二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

君子之道合信將安執之疏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部云諒信也諒卽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疏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邪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死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論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疏理亞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諒之指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注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疏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疏欣於樂正注引劉向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軻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注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注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疏

注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相發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注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注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

爲之喜好善足乎注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

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注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

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

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疏注：好善至治，優卽足也。乃足則禮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采，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采，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注：魯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訑訑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者，善言也。又達可切。說文云：訑，訑也。字作訑者，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也。○義引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訑。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訑訑字作訑者，今諸本皆作訑。按說文作訑，方言作訑，皆訑訑。孟子是此字，乃自足其智，不者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訑訑訑，乃別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皇清經解 卷五 島上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說沈州謂欺曰訑，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充州人以相欺爲訑，人音湯和反，訑避也。訑卽訑訑，卽訑訑爲訑之俗，訑爲訑之通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其權不立，其勢不成，夫使女人坐必誠，事者惟訑者耳。觀代之言，訑爲欺，已本無所知，而以爲子，既美而媒者，謾以爲美，此訑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子，既已知之，亦訑也。欺也。訑訑，既爲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則曰訑訑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訑訑，又進其言曰：子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子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于既已知之也。訑訑，是見顏色，子既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以拒止之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願意之人

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疏注則邪惡順意之人
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
惡謂之讒呂氏春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誘注云讒邪也
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不善即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
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謂也調諛
也諂謂或從召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為諂諂
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之惡也諂則道之為不
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為不善而除去不便己意之人
因於詭詭不好善也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讒言答之而拜詭詭吐之

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濼濼見晁聿消此

之謂也疏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

云讒邪進則眾賢退君狂盛則臣士消詩云雨雪濼濼見晁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注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大

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

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

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

已矣注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

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

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

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雷為死故也權時之宜

嫌其疑也故載之也疏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

集上李中丞政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
賜之賜之亦可受也用賜字按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

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周卽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日所去三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因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

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

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

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

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

皇清經解

卷二五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充

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

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

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之資

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

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疏注舜耕至微庸○正義曰見書堯典

及史記五帝本紀○注傅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

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

高宗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

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

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

時說爲晉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

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周時人其言傅巖在北海當有所據

閻氏若璩釋地云傳氏之巖在虞統之閭今平陸縣東三十
 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為說所備隱沈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
 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輪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
 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輪橋也說身負版築
 為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傳巖一十五
 里墨子尸子並以此巖在北澗謂之為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
 說其云顛輪阪云云則水經注文也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
 之迹甚多墨子以為築城稱其庸築則但傭工為人版築史
 記言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傅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刑名也傅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為己相然則說之版築
 由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云傅說之
 狀身如植鱗楊倂注云植立也如魚之正義則說形本自有
 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
 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可證趙氏佑温故錄云古者諸侯
 歲貢士於天子文王之樂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
 為湯進之桀不復進用至百者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
 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
 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降大任迨後
 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矣○注士獄至
 相國○正義曰書堯典云汝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
 獄官之長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
 謂主鬻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
 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於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
 忽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此舉於士之事也○注孫
 叔至令尹○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
 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
 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
 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海即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
 始縣西北七十里因始本寢邸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
 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為令尹也史記說苑列女傳謂進自
 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堇力耕序謂楚有善相人者又考
 孫叔敖即宣十一年令尹為艾纘乃為賈之子賈字伯贏宜
 四年官司馬為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窳處
 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為令尹應但為賈乃遠呂遠之
 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為楚郢人何得遠在
 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
 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令尹
 為艾纘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
 及劉向之說施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

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夢國人也楚莊滅蓼而後蓼而魯用楚相宋審為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為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木蓼國地即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即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為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即期思木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為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為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子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薳艾繼城沂事其明年晉楚罷於鄆又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別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必名字兼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蓼買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誤者則以戰邲時隨武子稱有為敖而杜氏以為即兼稱也武子以為為楚雖與戰其平時計鄭入鄆軍政秩然且以為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為敖不在軍也杜氏既疑令尹屬一人而為敖一名

則又氏未為鐵而名近孫叔是必一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為敖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合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合尹豈得與為敖太宰合作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各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為子馮為司馬為艾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鐵是一人但為艾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馮為艾鐵子即叔敖之子矣杜氏謂艾鐵與叔敖一人則為子馮為艾鐵子即叔敖之子矣杜氏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為賈官司馬時為子越叔所殺故其子叔敖竟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為賈為工正並闞椒共譖殺令尹闞椒而椒為令尹賈為司馬既而椒復惡賈因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闞氏是賈以怨殺而椒非惡賈且王滅闞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警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者也蓼本楚外國而思期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東與海東並稱居之此而東注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奄于理至於南海蓋東海不必在波濤間矣况原語於吳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洎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聞說近之僖二十四年傳凡叔敖弟毛班祭社注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夢國也文五年傳楚滅夢社注夢今安豐云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楚是按毛氏四書改豐云孫叔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支弼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夢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蔣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赫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為重而令尹實無之則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則其為一人為蔣氏實無可疑云云孫叔敖之言可為蔣氏分篇皆云叔敖遠賈之子遠即為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為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為敖一言可為蔣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知信傳孫氏星宿孫叔敖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璧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叔為敖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為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為賈之子是也為賈蓋有二子一為艾獵一為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尚有兄矣服虔杜預以為敖為艾獵為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敖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各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為名饒饒與名艾獵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謹按古人事迹非可臆斷在諸說各有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海則與期思之鄰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在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贖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贖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為贖買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買人載贖買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養牲其賢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為人養牲即為市販賣也謹按毛氏訓市為買與閻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為販牲於市固為臆說說苑言買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當於秦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閻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斥云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與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

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心解若其心志二句也餓則羸瘠餓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之繩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資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戾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卽不順從之言拂戾故以反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逆爲卽所行所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彖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云爾也說文心部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仁以爲已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聖者疆也毛詩鄭風將仲子云無折我樹檀傳云檀韌卽韌忍謂其材性義勝在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在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云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

後能修是苟之愷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愷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剝從違盡忍原有兩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苟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夫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洵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會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動所不忍行者卽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之推之於人則有動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注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胃臆之中而後

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疏注人

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云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穆注云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高

繆誤也是繆卽過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卽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卽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悍然更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瘁也瘁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姜聖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戶漏鄉用其奇計策卒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誦引雖自刺其股卽謂困心積慮矣莽年揣摹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大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於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通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羞稱近時通解作爲與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善也此過之窮感於己者徵之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誦議然後乃徵悟通曉也此則過之

暴者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威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聞門聲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桓公載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列女傳辯論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意悲楚卽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斫石石礪云云

桓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人謂國內也無法則後人所僞造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固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意情使人亡其知能也疏注輔拂之土○

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傳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傳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弼部云弼輔也重文作芻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爲本字以芻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卽是安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揆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頃公之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卒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樂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發明孟子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墜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敎也

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敎誨也者是亦敎誨之而已矣

注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絮也我不絮其人之行故不敎

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敎誨之一道也

疏注予我也屑絮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文屑絮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絮也

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敎誨之方

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疏或折或引○正義曰戰國

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或折或引卽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一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 循 著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凡四十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

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

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題篇疏 注人之至法

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

命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

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訓云氣馳

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

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

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

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遠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

則教志勝而行之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

不散矣此心為精氣主之說也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

僻即思慮可否則後行之之謂也猶與由通所以然者由人

之性善故其心能變通以天為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

運乎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軒維焉繫王逸注云維綱也文

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

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也地武注云綱持舌綱也執持維

綱四字同義趙氏取莊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綱莊子以持

之運轉執維綱而使之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

北辰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

雅釋天云壽星角氏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角至軫兩

木之津箕斗之周漢萍也星紀斗牽牛也元枵虛也顛頂之

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鼎觜之口管室東壁也降農

奎婁也大梁易也西陸房也濁觜之畢味謂之柳柳鶉火也

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氏房心尾箕之宿奎婁胃昂畢觜鶉參為

女虛危營室東壁為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昂畢觜鶉參為

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為南方朱鳥之宿

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

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即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嗣
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翰維焉繫天極焉以戴氏震
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
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
守敬測離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不動處一度奇比二
十八舍二十八舍聽合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合
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
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第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注性有仁義禮

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

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疏注性有至善

曰禮記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
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
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則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
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
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
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

皇清經解 卷五 高主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

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
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
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
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
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者知其性之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
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
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
化者也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爲性也見於日用事爲
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在人爲性也見於日用事爲
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
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
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
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
秉之於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
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
不豁然於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注能存其心養育

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
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殒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妖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妖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

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疏

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

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語云百姓攜貳韋昭注云貳二心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妖若顏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禪七年後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八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卽且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不盡乎身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性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放之非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未然後天之所以與我爲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卽修身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卽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卽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妖壽窮達智愚賢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妖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

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

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
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

莫無聲相近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
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
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
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巖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卽
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卽不能順受其正卽是不知命如是則
通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
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之中惟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
按諸孟子之悖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二命事出
孝經按神契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子正義
引孝經按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
謂隨其善惡報之曰虎兇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
言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
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者言怠
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
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
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
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

皇清經解

卷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四

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
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
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
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
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曰
節注云知命自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曰
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
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
壽則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衡趙氏本孝經緯也以
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衡趙氏爲異也 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者欲趨於正

故不立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

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死禮所不用故曰非正

命也疏注畏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

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
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堦厭卽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
學篇云會點使會參過朝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孟乃畏邪
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

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死正是何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死而事相比回何敢死用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卽曾子安敢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人知命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有戒莫擊之之莫莫卽無無卽毋說文女部云毋止之也非命二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既云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亦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極楛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極楛皆爲不知命昧色聲臭安佚聽聽之於命不可營求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剛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固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肖固體耳目之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者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則立命於自自然然爲知命將視天下之命聽者天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自死於畏死於極楛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畏壓溺死閩監毛二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死字

按無者非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注

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注

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

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疏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

云吾聞君子諱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灝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也我身

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

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疏注物

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

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

皇清經解 卷三 高子 焦孝廉孟正義

六

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

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

求仁之術此最爲近疏注當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

身而誠即忠恕之道也務勦功可疆成高孟注云疆疏證云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

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

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王裁說文解

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則取譬不可外於恕析言

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明知性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也

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

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欲勿施於人即反身而誠也即強

想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注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

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為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

此衆庶之人也

疏

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

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著察猶著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陽為不究其道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為君子但為衆庶也按孟子此

皇清經解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七

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即道乎所以可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易之謂之仁知者易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而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為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為道也此聖人知天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

孟子之意矣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日行己

有恥注人不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羞禮為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緇衣云惟口啟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子云有恥有所不為。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

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恥卽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為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見見陳侯也。陳侯使羞之遇觀之。不謂觀之四變為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通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為之字之卦之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為

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八

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疏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易象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為長正之義亦為長趙氏以人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矣。正人之所恥為章指云不慕大

云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門篇云禽滑釐曰今

篇中正言為雲梯一事。尙有之。其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埋水穴。突空洞。蟻附。輻輳。車

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壘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

有備穴。篇穴卽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概其餘。耳書樂誓云斂乃穿。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穿

陷。故此機變穿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云是以獄吏專

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為一切不顧國患。加淳云喻苟且也。數挑戰時以微一切之勝。李賢注云蘇茂客遠求糧食不足。故

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

一切戰時以微一切之勝。李賢注云蘇茂客遠求糧食不足。故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

爲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爲之是不以正爲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誇注云機械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疏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按勸記云注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

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疏隰朋至之云。正

子章指攷證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以爲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見莊子也上志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爲行尹知章注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爲說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衡論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顏淵獨纂舜者知已步驟有同也亦可爲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

稟命疏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傳說詳見告子下篇云稟

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公於是乎三年黜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命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稟命卽稟命趙氏本此也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

忘人之勢注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

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疏注若許由洗耳。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云說者云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山之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

而況得而臣之乎注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

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

得而臣之疏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

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

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

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二義。注作

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

荷蕢儀封人楚狂按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

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

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

辟世辟言之不同而長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溺隱於耕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接輿隱於狂是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

心之分也各崇所尙則義不虧矣疏以貴下賤。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

亦囂囂注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囂囂

自得無欲之貌疏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未

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也蓋觀孟子進而數之其亦道德遊

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

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

囂猶囂囂也箋云女反聽我言囂囂然不肯受此囂囂爲囂

囂即囂囂楚辭九思怨上篇云令尹兮囂囂王逸注云囂囂

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

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

人爲囂囂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囂

囂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

器也與吳秘注云器器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器器爲虛故
廣雅釋訓云器器虛也文選養生論云終期未餐則器然思
食注云器然飢意也此器乃槨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
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駟梅篇云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郭象注云槨其器器葉情逐
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釋文云器器許橋反又五蒸反崔
云憂世之貌漢書王恭傳贊云器然喪其樂生之心顏師古
注云器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噉衆口愁詩曰哀鳴噉
噉然則此器器乃亦噉噉之假借也說文品部云噉噉也噉
出頭上周禮致官司噉噉其鬪噉者注云噉噉也成公十六
年左傳云在陳而噉噉預注云噉噉噉也詩小雅車攻篇云
之子于苗邊從噉噉傳云噉噉噉也然則惟此噉噉爲噉之
本義爾雅釋言以閑釋噉此噉爲閑之假借噉噉卽閑噉之
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閑王逸注云閑暇也招魂篇待君之
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
記大學云定而後能靜爾書益法解云大德靜民曰定亦
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盛云大知閑定釋
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噉噉人不知亦噉噉言人
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噉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
氏自讀噉噉爲閒閒非取噉字木義爲自得無欲也曰何如斯可以噉噉矣注句踐問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一

何執守可噉噉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噉噉矣注尊貴也孟

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噉噉無欲矣疏注

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尊

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云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

故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

道故民不失望焉注窮不失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

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

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注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

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

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注見立至操

呂氏春秋適威篇云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

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

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為顯不得志不可云顯
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為百世師非示於世乎

章指言內定常滿器慕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
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
之然得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注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

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

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疏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

本作自却按自知是也不能自知故必待文王之化而興起

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仇輕也仇之言汎也方言仇輕輕

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仇或謂之標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凡亦與仇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

皇清經解 卷五 島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篇云凡草生蔽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
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字蓋
以為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
為非一注周禮以為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凡
之本訓為浮浮則輕故仇德猶汎通也還以汎汎之輕浮汎凡
之義亦為輕浮則緣其為衆庶而輕微之也引申之義耳惟
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為豪萬人為傑則有
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每於互見之可
凡即此千人萬人之總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
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桀鵬冠子
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
興起也興於善為興與於不善亦為興呂氏春秋義賞篇云
義偽雜亂貪戾之與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
道再則云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為興有所
守而不行亦為興也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

自興也疏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

政 孔韓本作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注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

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

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

氏說云封諸侯過限日附益故趙氏以益釋附也注引律鄭益為增益故云人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也百乘之家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

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欲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氏王哉說文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王哉說文解字注云欲欲得也從欠各聲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張鎰曰欲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王

哉按孟子假欲為坎謂視盈若虛也秋天元雷推欲聲即坎宮也今本大元欲字偽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雖然不滿

保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鍾丑甚切此當為欲然之假音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

皇清經解 卷五 高主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主

而不驕者鮮晏子春秋推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

失業當時雖勞後復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

不怨疏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故引為勞之證以

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

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

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閭實其罪徐氏

文靖管城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又不徑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罪則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

對罪與赦對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閭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桎

度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苟子正論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

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疏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讟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注霸者行善恤民息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

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疏注霸者

○正義曰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灝攷異云交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古

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七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得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音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吳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爲浩浩說文日部云皞皞也次部云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皞皞時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浩浩瀚瀚廣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皞皞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雜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正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

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子通於聖人聖

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疏注

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

成名也是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傳云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別生死也存以國言判彼此也如堯舜在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閭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成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也行動著於外存者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爲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聖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中卽有所盈虛消息於威刑善政之外此全繫乎一心之運用所謂脩己以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推堯則所行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

皇清經解

卷五

五

五

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都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楊倭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倍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霸者之民所由離倍公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默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普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暉暉而無已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揚倭注云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別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指異

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

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人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

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疏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

同盟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為政教法度之言

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為仁也。注仁

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

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官商角

徵羽為五聲故以聲為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

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

云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動其文足論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

心易得也。疏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為政教

教也下申言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

所以不如。民心。注畏之不違意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

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言明法審合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

是能也。疏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

能最知最能最知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

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疏注孩提

也。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為笑

皇清經解 卷三 高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袞在衣部云袞裏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質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緇文負兒衣也博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緇字云緇類也緇小兒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直覽明理篇道多緇縷高注緇小兒襦也縷即縷格上繩也又呂覽明理篇注云緇縷格繩緇小兒襦也縷即縷格上繩也又直覽明理篇注云背其繩謂之經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韌者謂之經又載衣之襦傳曰襦緇也此謂襦即襦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襦字為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襦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襦箋云襦夜衣也釋文云韋詩作襦齊人稱小兒被為襦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子作襦襦稱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云強葆即襦背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襦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曾孫雖在襦襦李奇云襦絡也以繪布為之絡負小兒襦小兒大藉也孟康曰緇小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藏經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經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緇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緇絲耳然則緇為小兒被名襦為繩名緇不必負趙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緇不必襦論語強負其子是也經可用繩亦可繪布襦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即襦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襦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為衣間繩字為獨類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織縷廣八寸長二尺亦被形其旁有繩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經字專為獨類者不同段氏謂經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氏謂博物志但言織縷未專為繩余謂段氏直以繩為經而未及其縷絡經從糸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

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

人而已疏

注人仁至人而已云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理寒則氣不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眾庶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此則言眾庶也所不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

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者以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
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
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
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明知性知天之指也孫氏
星行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
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言天道陰陽地道
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
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
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是也然童而學
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學
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
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致學成而後真知愛親
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
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
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
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
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

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
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
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注舜雖外

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

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疏注沛然至欲行

三言沛然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
潤釋之雖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
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
有所聞見卽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

乘今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浦浦以悠悠劉
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
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
是爲水流卽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
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
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
疏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
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
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無使人
爲已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已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

此則人道足也疏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
似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已之子曹風侯人彼
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已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
所不欲爲已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此周爭
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

皇清經解 卷三 萬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

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卽是誠此故
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
字如此卽是如身如身卽是如已故云無使人
爲已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已之所不欲者也
章指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痲疾注人所以有德行智

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痲疾之人痲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

德疏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
篇云實行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
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
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也云術
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
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
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總於內術智見
於外故以智釋慧又以才智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
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文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痲
如疾首箋云痲猶病也釋文云痲本作痲下言孤獨孤臣孽
臣孽子此云痲疾蓋卽本於小弁之稱痲疾也

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注此卽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疏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生此以眾釋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尙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子也說文尙部云殆危也危部殆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蚺蛆高誘注云殆危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又懼釋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隕也駑恣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惟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皇清經解

卷五 高主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君之意

爲苟容以悅君而已疏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

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順合而取容者眾能蟬蛸榻閣傳云榻閣容閱也榻風谷風我射不聞傳云閱容也容閱卽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綴趙氏分言是以悅君明苟容亦有安社稷爲悅者也注忠臣容亦以悅釋容

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疏注天民至而止○正義曰

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民稱孔子爲天民之達遠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

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疏注大人至成也○正

論語季氏篇云畏大人儀禮士相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為天

子諸侯為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

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闕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

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大人指原

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

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義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

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此鄭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

虎變虔虞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

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杖義

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以

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

以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之心趙氏云大人謂君是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魚孝廉孟子正義

三

優劣之差疏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云科程也從禾

分爲才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

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羊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

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

以道皆樂也疏注兄弟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

彌親之辭觀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子一人嘉之注云

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雅弁云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

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

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有養

育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有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

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三樂而王天

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子有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

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疏一章再云也○正義曰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即

一章再云之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

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眾民大國諸侯也所樂

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

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

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

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

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為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

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為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

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注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

不變疏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即所謂武王周公繼

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

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

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為之職分自君子所性仁

皇清經解

卷五 高立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網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

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本諸身非謂

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益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

益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益益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

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疏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

云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本諸身非謂

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益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背之

益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禮論篇云生者人生於心解根於心
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生於心始也趙氏注
離婁下篇養生於諸臣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
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
其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謂之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
也字從人日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氣與心若合符節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是也魯頌
見於面所謂陽氣浸淫幾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
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儀令儀令儀令儀令儀
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顯顯色容
厲肅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爲凡有
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粹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粹面
色潤也未知何人法與趙氏略同粹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
有之法言君子篇云元粹白粹而盈其升諸廟乎是以君
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粹宋成曰宗廟之牛音純毛如黑赤曰
三其德然則粹卽村淮南時則訓曰神肥醜全粹高誘注云
粹毛色之純也法言之粹卽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
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吳秘注云淪猶澤也純淪溫潤四
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粹爲純故元衡云粹看道也卽取文
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粹準乾故元衡云粹看道也卽取文

皇清經解

卷五 高士

焦孝廉孟子正義

善

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
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
婉澤發於顏色者也揚倬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婉媚也澤
顏色潤澤也豫樂猶和諧婉澤卽潤澤耳憂戚則憔悴豫樂
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王篇曰都云粹思季切
禍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粹然周氏廣業孟千選文攷云
此粹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粹然屬色讀其
生色也粹然句可也音義云益張烏囊切又烏浪切陸云益
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
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益缶之器負之於背
陸其謂是子貢卽盎字周禮天官冢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
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卽照釋名釋飲食云
盎齊盎滷也滷滷然蔥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滄也裴公二十
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泱泱也哉
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江汪洋美盛
貌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
雅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
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盎於背卽英於背英於
背卽榮於背榮於背卽顯於背趙氏言盎盎然盛正是泱泱

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
以用張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
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倅子張篇云堂堂乎張也又云吾
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及廣雅釋訓云
堂堂容也此聖賢
施於四體之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一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四十一

焦孝廉孟子正義

壹



